

וברוך אתם אל עליון והאדמה אלוב
 ארצו ודמו אשוי בלבותם לדורידו על
 געב. הנד סלו סר וידו וכלקש ביש
 ובתואן תרוש וצדו לויב והארץ
 זעם ואבלתו והדשעם ואף בישב
 לה בתיק שי יאן וריזון לואר אוד
 יעל בשתם וידו רעח
 ה בארצם סמ אל ענ
 בעיתם ואם קודיש

石衡潭〇著

A COMPARA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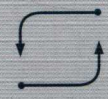
STUDY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THE

HOLY BIBLE

中西元典 对读



子曰學而時習之
 不亦說乎有朋自
 遠方來不亦說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君子乎子曰溫故
 而知新可以為師
 矣子曰學而不思
 則罔思而不學只
 殆子曰由誦而不知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וְהָיָה אִתְּכֶם אֱלֹהֵי עַלְמָי וְהָיָה אִתְּכֶם אֱלֹהֵי
 אֲרָצְכֶם וְהָיָה אִתְּכֶם אֱלֹהֵי בְּרִיתְכֶם לְהוֹדוֹת עַל
 גִּבּוֹרֵי יְהוָה כִּי הוֹדוּ וְעָלְמוּ בְּיַם
 יַבֵּיתָאן וְהָיָה אִתְּכֶם אֱלֹהֵי לִבְיָד וְהָיָה אִתְּכֶם
 אֱלֹהֵי וְהָיָה אִתְּכֶם אֱלֹהֵי אֲרָצְכֶם וְהָיָה אִתְּכֶם
 אֱלֹהֵי בְּרִיתְכֶם לְהוֹדוֹת עַל גִּבּוֹרֵי יְהוָה
 כִּי הוֹדוּ וְעָלְמוּ בְּיַם יַבֵּיתָאן וְהָיָה אִתְּכֶם
 אֱלֹהֵי לִבְיָד וְהָיָה אִתְּכֶם אֱלֹהֵי אֲרָצְכֶם
 וְהָיָה אִתְּכֶם אֱלֹהֵי בְּרִיתְכֶם לְהוֹדוֹת עַל
 גִּבּוֹרֵי יְהוָה כִּי הוֹדוּ וְעָלְמוּ בְּיַם יַבֵּיתָאן

石衡潭◎著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THE
 HOLY BIBLE

中西元典 对读

子曰
 遠方
 人不知而不慍
 子曰温故
 而知新可以為師
 子曰學而不思
 則罔思而不學只
 子曰由誨女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元典对读 / 石衡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203-2498-4

I. ①中… II. ①石… III. ①《论语》—研究②东西—文化—比较文化 IV. ①B222.25②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816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40.5
插页 2
字数 621 千字
定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卓新平

石衡潭博士长期致力于基督教与儒家比较对话研讨，在当代耶儒对话中另辟蹊径，有着自己的见解和探究，形成了其独特风格，颇给人独树一帜之感。其新作《中西元典对读》正是这种探求的最新成果和鲜明见证。在当前中西文化对话与交流深入开展之际，石衡潭博士的读典新语所激起的思想涟漪对这种范围广泛的文化对话显然有着推波助澜之效，会引起各种关注和遐想。

对中国传统儒家今天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并没有根本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讲文化自知、自觉和自信，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好关于儒家在中国的历史定位和现代价值问题，则谈不上这种知、觉、信真正体现出其“自我”意识及真实存在。对此，中西学者上千年的解读和论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刻反思。其实，这种解读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埋首穷经，低头于自己文化传统的思想历史之爬梳和沉思，自然可达精、深、专、独之境；但往往缺少一种对比和参照，容易滑向孤芳自赏或孤芳自表，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视域都可能过于狭窄。二是对比借鉴，放眼于不同文化传统的精神沟通和比较对话，即体现为一种“对读”，有着更多的参照、参考和借鉴、反思；但也可能出现或是以本有文化传统来认识外来文化流传、或是用外来文化精神来印证或批判自我文化传统的复杂现象。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达到比较恰当之度，是一种理解的艺术和思想的智慧。对此，真正达到其理想之境的仍为凤毛麟角。

显然，石衡潭博士的《中西元典对读》属于后者，有着不同文化思

想比较对照的基本定位，其视野自然比较开阔，言述亦比较开放。至于这种比较对照的基本立意和主观选择，读者可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个中真实定位大概也只有作者自己才心知肚明、意向清晰，但对于眼光敏锐的观察者而言也是可以体悟、可以不言而喻的。在对比、对话或对立、对抗中持有一定态度，属于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的常情，我们至少应在学术研讨及学术争鸣中对此持包容、理解的态度。

从基督教的基本情况来看，则给我们勾勒出一幅深邃、广博、悠远的历史画卷。因为基督教迄今仍然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确实有着其深远的涵括、丰富的蕴涵。虽然人们今天习惯将基督教视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代表，其实在基督教精神蕴涵中有着多种文化的集合与综合。基督教原初始于亚洲，在其所继承的犹太教文化中已经包蕴了亚、非、欧多种文化元素，有其历史的厚重；而其作为文化代表的莫立则是经过了古罗马帝国鼎盛与衰落、欧洲中世纪文化的构建与形成的历史洗礼，至此才铸就其鲜明的西方特色。而在基督教的全球传播中，其文化内涵并没有终止，而是仍在不断扩大，由此积累起其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文化思想资源及资本。因此，我们审视基督教文化虽然要基于西方，但不能止于西方，而需要有更广远的视野、更深刻的洞见。

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则需要我们回溯千年之久的历史交流。今天我们谈“一带一路”、谈“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离不开基督教与中国思想文化相遇、碰撞、对话、交流、沟通、融合这一话题。当景教入华之始，基督教就开始了与中国宗教文化的对话，过去人们比较注重景教与佛教、道教的关联或混淆，其实景教关于“孝道”“匠帝”等思想则已经开始了与儒家或儒教的对话与沟通。明清之际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交流的历史高峰，尤其是耶儒对话曾达到高潮，很难说今天就已经超过或超越了这一高度。以耶稣会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耶儒对话上花费了很大功夫，其联儒、补儒、超儒的想法及实践使之与儒家有着独特的关联和关系。一方面，他们曾试图用基督教文化来解读中国古代文化，其中法国耶稣会“索隐派”的努力最为典型。但另一方面，他们客观上也在学习、吸纳中国思想文化，从利玛窦由“西僧”转为“西儒”的“中国方法”到后来波及罗马教宗和

康熙皇帝的“中国礼仪之争”，这种努力及其张力可见一斑。而来华的东正教、基督新教也都延续了这一传统，并取得过不同程度的突破。所以说，基督教的“中国化”有史可寻，但其道理的确曲折复杂。这种努力最明显的见证，则是世界上仍然处于显学的“海外汉学”研究，其历史渊源就可追溯到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种种努力。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历史的真貌，找到这种耶儒对话的踪影。

俱往矣！今天历史已经掀开全新的一页。中西对话在今天的世界仍然居于首要之位，而其思想的交流或交锋则也不离耶儒对话的身影。我们不可仅仅重复昨天的故事，而理应书写今天的新章。于此，石衡潭博士呈现给大家的这部《中西元典对读》或许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和启迪。

是为序。

2018年1月31日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序二

韩 星

石衡潭博士让我给他的《中西元典对读》一书写序，认为基督教与儒家的对话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他只是尝试做一点自己的努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希望从儒学角度予以批评和回应。我抽空拜读了他的大作，但本人天资愚钝，学识有限，仅谈几点感想，表达几点看法。

首先，石衡潭博士认为基督教要真正扎根中国并开花结果，必须与中国文化贯通、融汇，但大部分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文化感情淡漠，兴趣缺乏，这不仅不利于基督教与儒家和谐共处，对基督教发展本身也是有害无益的。中国基督徒生活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应该多多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应该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中国要来一场真正的新文化运动。这个看法我是赞同的。但是，对他所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具体方案，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一个炎黄子孙来说，应该是找回中国文化的精神，全面复兴中国文化。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完了，这已经成为常识。

其次，石衡潭博士以基督教思想的“前理解”来解读《论语》和儒家文化。“前理解”是阐释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谓前理解，简单地说，就是相对于某种理解以前的理解，或者说，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就对要理解的对象有了自己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他说：“从基督教的观念来理解与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并赋予其以崭新的意义，使其中的许多因素成为见证普遍启示的有效例证与资源，使其中的许多方法也成为我们认识真神的可能

途径。”^① 因为他是用基督教的观念来理解与解读儒家《论语》，必然就会对儒家的理解有诸多偏失。如《中西元典对读》第三课“人不知而不愠”，他认为是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虽然字面上并没有出现神，但在意思中暗含着。认为孔子所说的“天”，相当于今天基督徒所说的独一神，而他提到的“神”，则指诸神，就是各种偶像。这个看法显然不对，众所周知，“天”在儒家文化语境中含义很多，仅就《论语》而言，《论语》记载孔子涉“天”的言论有18条，其义有主宰之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予所否者，天厌之”（《雍也》），“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吾谁欺？欺天乎”（《子罕》），“天丧予”（《先进》）。这几处“天”的意思可以说相当于“独一神”上帝。但除此之外，《论语》还有自然之天，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还有道德之天，如“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还有命运之天，“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所以，我们决不能以基督教的观点把儒家含义丰富的“天”销蚀为只有“独一神”上帝。

石博士继续解读孔子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说：“相当于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只是孔子尚不清楚道究竟是什么，而保罗亲眼看见过这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其实，孔子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对道有了自觉的意识，这就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的，所体悟出来的是历史之道、人文之道。比较起来，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也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的，然而他悟出的则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这样说当然只是一种方便说法，很容易使人误解，所以更确切地说孔子应该是以人道为主而下学上达、通天地人，而老子则是以天道为本，上

^① 石衡潭：《中国基督徒应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儒家网（<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7338/>）。

道下贯，涵天地人。这样的差异体现在思想体系中，儒家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而道家则是以天为本的自然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体现在人格建树上，儒家和道家都追求理想的圣人人格，儒家的圣人是以古代圣王为理想模式的伦理道德楷模，而老子则是以大道自然为基调的顺应自然，崇尚无为的“圣人”。^①当然，孔子的“悟道”是随着他生命的成长、人格的提升的一个逐渐的过程，这就是他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到了七十岁，不管外在的际遇如何变化，他的心态平和而坦然下来，常常静静地体会着天人之间的真谛，“道”渐渐在他身上流淌，他默默地等待着那最伟大的转变，终于，“道”充盈于他的心灵与身体，他与道完全合而为一，此时，他就是道，道就是他，他发出感叹：如今我从心所欲不逾矩！因为道不远人，道不离器，道即矩，矩即道。这个时候孔子从心所欲（内）合于大道，发之于外就是规矩、礼法（外），这样合内外之道，内圣外王打成一片，圆满地完成了圣人人格。就是说，孔子摆脱了肉体生命的局限，从而进入了致广大、尽精微、通神明的圣人境界。这一境界就是孔子通过下学上达，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也就是孔子超凡入圣，即身成道，即内而外的超越型道路。孔子超凡入圣，与道合一，成为儒家道统谱系中的承前启后的中心人物，他观殷夏所损益，追迹三代之礼，删定《六艺》，仁体礼用，仁智双彰，“尽人道之极致，立人伦之型范”^②。孔子不但是其前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积累的集大成者，守成者，也是上古三代历史文化的反省者，还是其下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演进的开新者。^③所以，儒家没有必要再等500年后到伯利恒城等待耶稣基督传道。如果真是按照石博士所说的，那中国应该早就是基督教国了，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所以才需要石博士现在花这么大的力气以基督教来化中国。

^① 韩星：《孔学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③ 韩星：《孔学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第三，石博士的基本思路是援儒入耶，以耶统儒，以神统人。在《中西元典对读》第八十三课“‘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与‘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中石博士对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进行了基督教神学的解读。尽管前面他引用了历代儒者对孔子忠恕之道的重要注释，但在具体的解释中他则这样说：“所谓忠，首先是对天的忠，对神的忠，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意思。人只有认识了神之后，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同样，只有忠实于神，才能忠实于自己。”“恕是忠与爱的具体体现。一个人愈忠实于神，就愈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与爱，愈体会到神的恩典与爱，就愈愿意将之分享给他人，就愈愿意饶恕他人。神的恩典与爱就这样从神那里涌流到我身上，又从我流向他人。这就是真正的‘一以贯之。’恩典与爱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但应该说恕是其中最大的。”“忠恕的源头在神那里。回到源头，才知道忠恕的本质、忠恕的对象，才晓得如何行出忠与恕。”这显然是脱离了儒家文化语境对“忠恕之道”的神学解释。我们知道，儒家的忠恕之道是在自我修身的基础上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实现仁德的方法，人本身才是目的。孔子认为，人是有尊严的，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去对待。这完全是出于对别人的同情与尊重，而不是将别人作为工具去对待。忠恕之道作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已经写进了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制定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之一。

在《中西元典对读》第六十九课“‘里仁为美’与‘神就是爱’”中古博士对《论语·学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和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样解释：“孔子还没有认识到：爱的源头是神，神就是爱。孔子那个时代的人，对天（神）有敬畏，有遵从，但很少有爱。就是感觉离天比较远，没有亲近感。这是由于他们对天（神）的本性还不太了解。”这也是以基督教神学评议儒家的仁爱，是不符合儒家思想本义的。儒家仁爱思想可分成仁爱之心、自爱、爱亲人、泛爱众、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五个层

次，以爱有差等原则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层层扩展。^①到了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就包含了对天（神）的爱。但是，儒家仁爱的源头不是神，而是人的本心，与性善论有关。儒家仁爱推衍到孔子所说的“泛爱众”，孟子所说的“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也就具有了博爱的含义，因此唐代韩愈《原道》就说“博爱之谓仁”，欧阳修在《乞出表》之二中亦云：“大仁博爱而无私。”基督教爱的源头是上帝，基督教的博爱只以信仰为依归，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偶像崇拜，而不像儒家的仁爱是建立在现实的、人世的、生活化的基础之上。

总之，儒家与基督教是不同的两大文化体系。儒家以人文理性为主体而不绝对排斥宗教，也有自己的“宗教性”内容，形成了儒家的宗教传统，即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中国古代社会极重祭祀，即《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并不反对祭祀，相反却倡言祭祀。孔子对传统宗教意义上的对鬼神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一种理性的鬼神观。《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雍也》说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表明他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人们常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或者引用“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样的话说孔子是反对，最起码是不谈鬼神之事的，或者引用“丘之祷久矣”说明孔子也是相信鬼神，甚至常常祷告的。这显然是受无神论与有神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不符合孔子的本意。据《论语·先进》载：当孔子的学生季路问孔子如何服侍鬼神的问题时，孔子巧妙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表明他并没有否定“事鬼”，只是把“事人”看得比“事鬼”更为重要；也没有回避“死”，只是把“生”看得比“死”重要，基本态度是以人为本，重人事而轻鬼神。所以，儒家文化或儒教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

^① 韩星：《仁者爱人——儒家仁爱思想及其普世价值》，《梧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礼仪形式。^① 这些基本特征是以儒为主，多元整合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儒家思想以人文理性为主，体现为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等核心价值观，使儒家在历史上可以与外来的各种思想文化都能够交流融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可以包容土生土长的、外来的各种文化成分，只要不使自身发生质变，都能心胸开阔，兼收并蓄，百川归海，不择细流。儒家思想体系有宗教这一层面的内容，这就使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具有教育和教化功能，也具有宗教信仰的功能，在历史上儒家也一定程度上担当与满足了儒生、士大夫精神信仰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宗教信仰层面可以面对多元宗教，可以与别的宗教进行对话，进行交流，以儒为主，整合多元宗教，形成以人文理性为主，具有复合形态的，高于其他单一的宗教与世俗哲学、伦理的“圆教”，没有排他性，可以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历史上三教合流，有儒家式道教徒、儒家式佛教徒，现在世界上如美国也有儒家基督徒，在东南亚已经有儒家伊斯兰教徒，儒家印度教徒等。这对于世界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伟大之处。由于儒家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活动始终是围绕人事展开的，可以说是人道教或人文教。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宗教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但由于儒家的缘故都不会迷狂，他们所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以人文理性为主、以宗教为辅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狂热，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激进的锋芒被钝化，暴戾之气被过滤，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神州大地成为各种宗教的大熔炉，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程就是典型例子。今天，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全面复兴，也一定会使基督教像佛教一样经过冲突、融汇，形成中国化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也许漫长，也许艰难，“任重道远”，但中华民族应该有信心，有毅力，有智慧，有能力，经过一代又

^① 韩星：《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天府新论》2014年第3期。

一代人的努力，完成关乎中国前途命运，关乎世界和平发展，关乎人类实现大同的巨大历史任务。

是为序。

2016年5月15日于北京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

序三

谢文郁

石衡潭博士发起并亲践中西元典对读已有多年的。这本书是对读活动的结晶。

石博士把基督教的圣经和儒家的经典放在一起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当然，阅读总是在一定视角中进行的。这一点石博士也十分清楚，他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读儒家经典的。但是，阅读也是在情感中进行的。在不同情感中阅读，读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石博士对此也很清楚，他强调他是带着敬重情感来读儒家经典。从此书中可以看到，石博士在原始文本上下足了功夫，对两种语境中的文本的解读深入细致，这种用心和努力实在令人敬佩！

也许，基督徒读者读后会觉得，石博士的解读在正统神学构架中有偏离。但是，如果这种批评是诚实的，那么，批评者完全可以与石博士一起来对读，并给出在他看来是正确的解读，而不是不懂装懂地自以为是！也许，儒家读者会认为石博士的基督教视角不能正确理解儒家经典。且不说所谓的“正确”标准何在，如果议者有足够底气，他完全可以和石博士一起对读，给出从儒家角度来理解《圣经》的解读。

这里的关键是，经典是在阅读中成为经典的。《圣经》和《论语》都是经典。在什么视角和情感中去阅读，读者对经典会有不同的解读。——你得去读啊！

2018年2月2日星期五于洛杉矶

（谢文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教授。）

代自序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未来

一 什么是中国文化？

(一) 中国文化热及其认识误区

近年来，中国文化热、儒家热一直不断升温，2015年11月在深圳更成立了“中华孔圣会”。这标志着大陆新儒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他们对康有为的一种继承，但又提出了新的一些目标和构想，包括儒家宪政，把儒家立为中国的国教等等。这一事件引起很多人的高度关注。在此，我忍不住继续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哪一家能够代表中国文化？是儒家？还是道家、佛家？还是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其实，就是在儒家里面也有很多派，是先秦的儒家，还是宋儒？还是现在的新儒家？或者说政治儒学？到底哪一家、哪一派能够代表中国文化？还有，中国文化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又如何？未来又在哪里？还有基督教的问题，基督教跟中国的关系问题。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什么地位？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曾经产生的一些成就、一些作品，包括传教士和中国早期基督徒的作品，这些到底能不能算为中国文化？再就是能不能说在明清之际就开始了中国的文艺复兴？那么，今天会不会有第二次的文艺复兴，如果有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来促成这个文艺复兴的到来？如果有的话，会有些什么困难？面对什么危机？

关于中国文化。我觉得目前在认识上有一些误区。一个就是认为中国文化只讲伦理只讲此世，没有讲到超越，没有讲到彼岸，或者说没有

对天、神等观念的展开与认识。还有就是现在一些人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讲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的不同。这样，就一定会发生冲突，产生矛盾，就如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论。再一个讲法就是，有所谓纯粹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如果我们离开了它，好像就不是中国文化了，就变成别的东西了。

（二）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我认为中国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当然，它有一些基本的特征，但首先，它不完全是只讲伦理，它讲伦理有一个背景。从最早的中国文化来看，中国文化是讲敬天和畏天的。这是讲伦理的基础。如果我们仅仅强调儒家或者其他各家对伦理的注重，而把儒家背后敬天的这个背景抽掉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儒家，至少说不是一个全面的儒家。我认为要认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其源头。文化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往前奔流，但是我们还是要找到它的源头。我们把先秦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跟希伯来文化，跟希腊文化，来做一番比较。中外一些学者得出的一个结论，认为希伯来文化是一个听的文化，希腊文化是看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可以称之为感通的文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旧约《圣经·申命记》6：3—5：“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華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華你的神。”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主要节日中有诵读固定经卷的习惯，至今以色列人每天清晨的广播第一声仍然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这句话在旧约《圣经》中很多地方反复地回响，所以我们说希伯来文化是听的文化，就是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声音。上帝通过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这是上帝给他们的特殊启示。

至于希腊文化则被认为是看的文化。希腊艺术以雕塑为主。古希腊人体雕塑，源于古希腊时代尚武的风俗和奥林匹克竞技。古希腊时代实行城邦制，公民意识强烈而社会活动发达，思想开放。加上气候炎热，故运动员多裸体竞技，竞技优胜者和英雄人物的纪念性塑像也多为裸

体。造型精准而简洁明快，风骨精神含蓄内敛而神情静穆，已入雕塑艺术的化境，达后世无法企及的艺术高度。《断臂的维纳斯》、《掷铁饼者》、《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雕像》等等，被称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古希腊建筑如帕特农神庙、多立克石柱，也是如此。希腊人看到的是世界，是上帝的创造。这属于上帝的普遍恩典与普遍启示范畴。

中国文化不同于希伯来文化的听，也不同于希腊文化的看，可以说是一种感通的文化，它也是在思考人跟上天即神的关系。像孔子就常常仰望苍天，思考苍天。“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17：19）传统的解释认为，此处的天指自然之天，是没有情感意志的，因它不会说话，“天何言哉”嘛。但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这里孔子讲“天何言哉”，不是说天不会说话，而是说此时天没有说话。我们说一个人他不说话不等于他不会说话。天在这个时候不说话，是有其用意的，他不需要说话，而让人们去看：春夏秋冬的流转，万物的生长，就可以知道天的意志、天的想法或者说天对人类的慈爱。明代儒家郝敬说：“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造化所以行生，惟其自然无心。人心若滞在一处，故与造化不相似。惟虚可以合天，商量卜度。转增滞碍……圣人无言，非有意不言也。天无言，圣人焉容不言？欲言不可，欲不言亦岂可？遇子贡，无言不为少；遇颜子，终日言不为多。禅语云：‘众人若能以无心受，无听听。’吾当以无言言，亦蹈袭圣人之意。”^①明代儒家屠隆也说：“所谓‘天何言哉’，云无言，不言无知也。”^②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体会：“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

^① 转引自张星曜《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上册），吴青、肖清和、张中鹏整理，齐鲁书社2016年版，第237页。

^② 同上书，第247页。